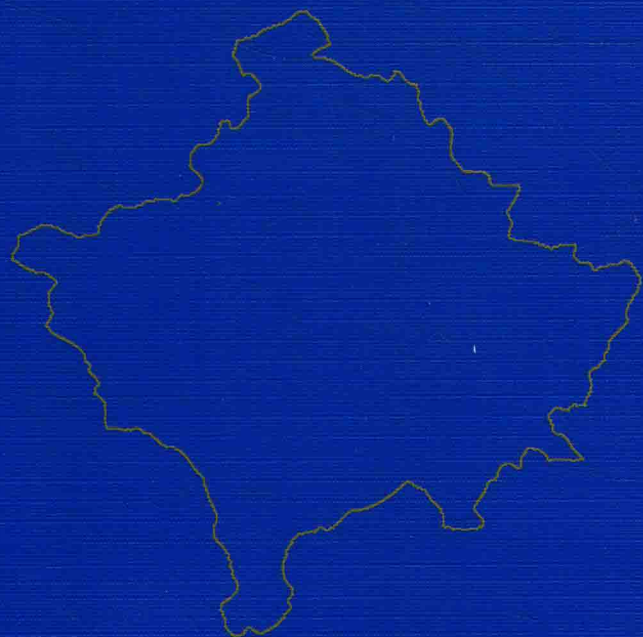


陈志强 著

科索沃通史

The General History of Kosov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志强 著

科索沃通史

The General History of Kosov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索沃通史 / 陈志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8097 - 6

I. ①科… II. ①陈… III. ①巴尔干半岛—历史 IV. ①K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983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安 芳
特约编辑 纪 宏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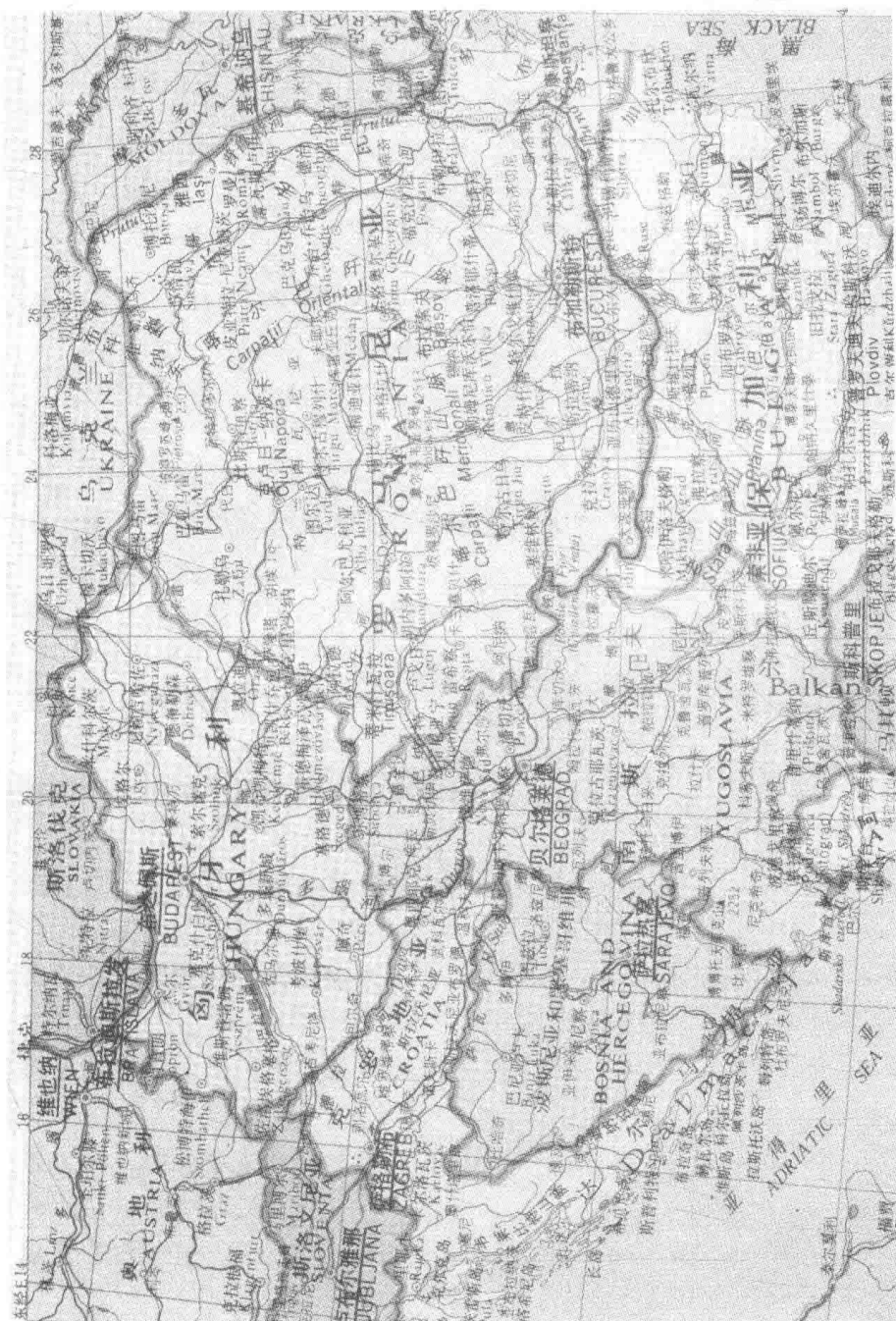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482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科索沃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研究”（08BSS01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14ZDB061）成果



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图①

① 《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5 年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多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碰撞的平台	(32)
第二章 奥斯曼帝国统治加剧民族对立	(85)
第三章 列强角逐中的科索沃	(129)
第四章 巴尔干战争时期的科索沃	(179)
第五章 世界大战中的科索沃	(193)
第六章 铁托时代的科索沃	(246)
第七章 后铁托时代的科索沃	(292)
第八章 动荡不安的科索沃	(346)
参考书目	(400)
科索沃主要中外名词对照表	(419)

序 言

一

在对科索沃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多年研究和跟踪观察后，如何写好关于这个地区的历史就摆在了我的眼前。起初，我感到这个一万多一点平方公里的山区历史过于复杂，担心过多的论述会掩盖其发展的曲折性，因此采取编年史体例进行写作。然而，逐年列举的历史事件又难以反映出纷繁多变的历史发展线索，无法展现笔者希望与读者沟通的重要问题。在许多专家的建议下，我们重起炉灶，按照通史体例进行历史叙述，也将我们多年的研究成果集中到这本《科索沃通史》中。

可以说，“通史”更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对科索沃历史发展的看法：科索沃这个巴尔干半岛“火药桶”的起火点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科索沃问题由来已久。古代历史上的巴尔干地区是一个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舞台，不论当地的资源环境如何恶劣，居民们都可以在共同生活中加以克服。直到拜占庭帝国衰亡时代，半岛地区历史整合的过程才被迫中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事征服、暴力统治分化瓦解了多民族共生的良好环境，造成各民族间的对立，无论在宗教还是民族方面都增加了冲突的新因素。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衰落、各民族国家掀起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热潮中，被统治民族的特性得到强化，它们之间的区别得到凸显，民族主义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追求本民族的利益最大化，进而引发相互间的冲突。近现代欧洲列强，特别是美国和俄国等大国争夺巴尔干地区利益，插手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巴尔干内部事务，导致多场战争在此不断开打，造成了进一步

的地区贫困化，种族仇恨深化，民族仇杀战争不断。如今，霸权和大国对科索沃施加的种种压力只能暂时平息突发事件的冲击波，但不能彻底消除造成冲突的深刻矛盾。目前就科索沃危机提出的解决方式又埋下了危险的隐患，该地区脆弱的相对安定和力量平衡随时有被破坏的可能，而它开创的许多先例都将给多元、多样、多变的国际格局造成负面的影响。南斯拉夫各个独立政治实体分化得越来越碎、越来越小，冲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因此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塞尔维亚及其科索沃塞尔维亚族（简称塞族）同胞还不能接受科索沃独立的事实，也一定不甘心接受科索沃这个他们心目中的“民族精神发源地”的丧失，支持他们的广大东正教斯拉夫人也反对美欧同盟极力打造的现存秩序，他们对欧盟的让步只不过是争取发展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座火山爆发的能量正在集聚，其喷发是必然的，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简称阿族人）的目标尚未最后完成，他们还要统一所有阿族人定居的区域，这就不仅涉及塞尔维亚还涉及马其顿、波黑、黑山、波斯尼亚等其他国家，这个暂时停歇的爆炸物还十分危险，在合适的时机特别是外部列强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还是会爆炸的。科索沃的前途还有待观察，巴尔干半岛的未来令人担忧。这个结论在本书中得到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从“编年史”转变为“通史”，对于本书的写作而言，是个重大而艰巨的挑战。这种写作体例上的变动使我们能够在历史发展顺序的大框架内，更好地展现科索沃历史变迁的主要线索、阶段性特征和重大问题。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多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碰撞的平台”、第二章“奥斯曼帝国统治加剧民族对立”、第三章“列强角逐中的科索沃”、第四章“巴尔干战争时期的科索沃”、第五章“世界大战中的科索沃”、第六章“铁托时代的科索沃”、第七章“后铁托时代的科索沃”、第八章“动荡不安的科索沃”。读者可以从这些章节的题目中初步看出，这个地区历史曲折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同时我们对各个阶段历史发展的是非成败进行了适当分析点评。例如，在对铁托时代科索沃问题的分析中，本书认为铁托时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张民族平等与自治、力图恢复科索沃各民族和谐，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为了争取阿族人，以民族自觉自治为原则，在打压大塞尔维亚思潮的同时，

大力推行扶植阿族人发展的政策，企图以发展的成果换取科索沃地区对南共联邦政府的支持，从历史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铁托的这一民族政策是失败的，是其理想主义和有限资源能力不相匹配的结果。特别是当时南斯拉夫中央政府放松民族监管推升了科索沃阿族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刺激了民族激进分子脱离南斯拉夫的野心。政策上的摇摆不定充分反映出，南斯拉夫共产党无力解决长期历史遗留且被外族统治者强化的民族矛盾。后人也许对铁托的功绩有不同的评价，但他的理想主义民族政策确实失败了。他力图借助各民族平等、独立自主的原则解决战后南斯拉夫多民族矛盾问题，企图用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取代各联邦共和国主体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但南斯拉夫国内外的环境都不允许他完成自己的理想，他始终没有找到平衡不同民族利益的好办法。一旦他提高了科索沃阿族的地位，就必然压制了塞尔维亚族。当他加大了对科索沃这个落后地区的投入时，不仅落入吸金纳银的无底洞，而且立即破坏了与其他共和国及其民族的利益平衡。他依靠个人的权威压制住塞族民族主义，但也刺激了阿族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并埋下了重大冲突的祸根。本书这样的评论可能还会引起争议，但我们力争做到客观合理自圆其说。

巴尔干半岛多山，农牧业资源匮乏，而科索沃更是半岛贫困的底线地区。在农耕与游牧交错混杂的漫长时期，科索沃经历了痛苦而缓慢的发展，当地古代多族群居民在艰难的生存中缓慢融合，这个古代科索沃多族群交往的过程，由于史料的缺乏，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本书力图增加“古代”部分的篇幅，在第一章“多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碰撞的平台”和第二章“奥斯曼帝国统治加剧民族对立”中，尽可能展示科索沃地区上古中古时期的历史。显然，科索沃地区农牧业资源贫乏，生存条件恶劣，故开发成本高，发展滞后，地区承载量和人口移动矛盾突出。这个基本的内在矛盾在史前和古代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暴露出来。外来移民不断充实该地区的人力资源，多个不同族群在和平的生活中共同面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共同克服生存危机，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呈现出多族群融合的景象，生活虽然艰苦，矛盾也在所难免，但多元文化在此碰撞，通过通婚和民俗交融，消融族群之间的隔阂，当地居民通力合作克服资源短缺的不足。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来完成，更需要外部

和谐的保障，换言之，如果没有外力干预，该地区将缓慢地完成区域内的族群和文化融合。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中断了这个长期的过程，开启了地区内的冲突。奥斯曼军事征服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没有赋予这个地区发展进步的因素，反而将专制暴政引入该地区，促使这个区域内经济联系并不紧密的区间深层次矛盾浮出水面，暴力统治终止了区域内相对和平的生活惯例，使得不断增加的人口（主动迁徙或者被动迁徙）和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开放刺激了人们的欲望）转变为暴力冲突，相对和平的交往被频繁的武装冲突所代替。为了帝国统治的需要，土耳其当局特别推行“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推崇利用一派打击另一派的做法，分化瓦解区域内不同民族的和谐关系，制造民族对立。在多种矛盾中，民族对立及其各种隔离措施都不断加剧着深层次的矛盾，科索沃阿族和塞族之间的矛盾就是突出的代表。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民族解放运动中，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争取各自民族利益最大化的斗争促使他们相互仇视，血腥厮杀。

毋庸讳言，巴尔干半岛古代史的资料非常少，本书可以利用的史料非常有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就科索沃古代史专门查阅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阿庇安的《罗马史》，塔西佗的《编年史》《历史》，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崛起》，斯特拉波的《地理学》，约达尼斯的《哥特史》，普罗柯比的《战争史》，等等，还注意查阅补充了国内外著名专家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拜占廷国家史》、奥柏林斯基的《拜占廷联邦帝国》、巴塔科维奇的《科索沃编年史》和疏科里乌的《科索沃历史回顾》、丕帕的《科索沃研究》、谭泼利等的《塞尔维亚史》、希尔克维奇的《塞尔维亚人》等，这就使《科索沃通史》更好地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但是，客观地说，科索沃古代史的资料非常零散，因为古代作家并不会对这个人际罕至的贫困山区给予太多的关注，大多只是提及而已，而拜占庭时代的作家们更不会放开那些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去描写那个穷乡僻壤。笔者只能根据现有史料重新部分地建构那段历史。如果说科索沃的古代史缺乏资料的话，那么当代科索沃危机的资料又太多太混杂，诡异多变的事态在大量媒体故意引导性的信息轰炸下，更加令人难以了解真相。我们只能力求拨开层层迷

雾，在缺少多国核心机密文献的情况下，根据公开信息合理分析问题。严格地说，当代史不能称为“历史”，我们原本也没有计划涉及当下。根据现行国际惯例，历史文献中特别重要的“档案”解密期限大多在30年，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文规定为30年，但有些国家根据档案保密级别确定的时间更长。所以，通常意义的“当代史”研究受到这种解密期限的制约，有些重大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缺乏必要的“秘密外交”资料依据，研究带有明显的表面化特征。然而，作为科索沃通史，这个部分又难以舍弃。最后，我们接受了专家的建议，改变初衷，大量补充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信息，特别是近年来科索沃战争之后的信息。这些信息表明，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成为塞尔维亚民族矛盾激化的标志，也是科索沃问题走入死胡同的开端。在国际强权支持下的科索沃独立，只是阶段性地解决了阿族人的问题，但是却没有根本化解该地区多民族共存的矛盾问题。科索沃地区仍是巴尔干强权和欧美列强角逐的战场之一，而世界强权插手该地区事务只能继续恶化半岛形势，科索沃不过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大国博弈的筹码。近十年来科索沃局势的发展没有出现新的变化，独立后的科索沃并不能解决地区内深层次的矛盾，资源不足不可能通过西方国家持续的援助解决，民族矛盾还将在新的背景下爆发甚至演化为新的战争。而这一切将取决于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欧洲局势的变化，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对这个地区将发挥决定性作用。科索沃仍将长期成为巴尔干“火药桶”的起火点，动荡还将长期主宰该地区，塞族人和阿族人将继续在无法化解的矛盾中厮杀，他们似乎没有光明的未来。

二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临时自治政府议会和总理萨奇宣布科索沃独立，国际社会在是否承认其独立问题上意见不一，欧盟“共同外交”为此陷于分裂，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因此辞职解散。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该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纷争，导致欧洲各种势力对立，并加剧了巴尔干地区冲突。科索沃问题固然是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地区矛盾冲突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其深刻的历史根

源。科索沃危机反映出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的深刻矛盾，而其深层次矛盾为近代以来该地区交织着的国际势力围绕现实利益爆发冲突提供了根据。

科索沃的历史曲折复杂，加之它原本属于南联盟内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特殊的自治区，并没有引起史学家们的高度注意，只是由于“科索沃危机”的出现并引起欧美大国角逐较量后才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90年代前，国际学术界对此没有多少研究成果，除了该地区尚未成为大国博弈争夺的“重点”外，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相关史料非常匮乏，特别是在古代史方面，有关科索沃的材料少之又少。学界熟悉的一些古代史料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阿庇安的《罗马史》、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崛起》、普罗柯比的《战争史》、塔西佗的《编年史》、约达尼斯的《哥特史》等都在我们的调查范围，但对于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克罗地亚语等南斯拉夫民族语言的资料，我们只能依据巴塔科维奇的《科索沃编年史》了。然而，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历史研究者往往因为民族倾向而带有一定偏见，他们大多限于各自的立场和情感，忙于争辩现实政治话题，很难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调查本民族的古代史，特别是难以客观地分析问题，所以也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而他们的少量作品不是因为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被国际学术界忽略，就是很少被翻译成国际学术界通用的语言。前引巴塔科维奇的《科索沃编年史》、疏科里乌的《科索沃历史回顾》、丕帕的《科索沃研究》、谭泼利等的《塞尔维亚史》、希尔克维奇的《塞尔维亚人》等都存在上述问题，其中疏科里乌和巴塔科维奇的作品专门涉及科索沃历史，观点还比较中立客观。但是，上述史书都缺乏翔实的古代部分描述，许多史料目前尚无系统整理，包括近年来巴尔干半岛西部考古发现的材料。大部分相关书籍都重在对科索沃近现代史和当代事件的叙述上，特别是有关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现实问题的对策性分析为主，有些国际政治专家在这方面的文章非常有见地，但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帮助不是特别明显。无论如何，我们的历史研究还是要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下去，希望在研究中逐步克服困难，并在后续研究中加以弥补。

今天的科索沃 (Kosovo) 位于巴尔干半岛内陆山区, 原为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自治省, 北面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接壤, 南面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共和国接壤, 面积 10887 平方公里。科索沃为山谷, 84 公里长, 大约 14 公里宽。该地名来自附近的科索沃湖, 湖水向北流入锡特尼察河 (Sitnica), 向南流入伊巴尔河 (Ibar) 和莱佩纳茨河 (Lepenac), 伊巴尔河注入黑海, 而莱佩纳茨河则流入瓦尔达尔河 (Vardar), 后者再入爱琴海。科索沃和梅托希亚 (Metohija) 两区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单位, 它分为北部的德雷尼察 (Drenica) 和南部的科尔诺杰瓦 (Crnoljeva), 以及马鞍状的普雷瓦拉克 (Prevalacko)。构成今天科索沃的重要部分梅托希亚, 其名称来自希腊语 Μετοχός, 意为修道院产业, 阿尔巴尼亚人称为杜卡丁 (Dukadin)。该地长 80 公里, 宽 40 公里。湖水下泻白德林河 (Beli Drim), 后者流入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Sea)。该地区西、南、北三面为群山环抱, 东面陡坡朝向科索沃。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两地构成了巴尔干半岛中部高地, 河水四面下泻入三海。今天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口 200 万, 占塞尔维亚国家人口的 12.3%, 占前南斯拉夫总人口的 10.6%, 另有统计认为其人口占塞尔维亚人口总数的 20%, 占前南斯拉夫人口总数的 18.8%。

科索沃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当地富产金银铅锌矿藏逐渐被发现, 特别是煤矿。目前, 在其将近 200 万的总人口中, 约 90% 为阿尔巴尼亚族人。但是, 科索沃目前的人口构成是近代以后逐步形成的。严格地说, 科索沃地区是古代诸多民族的定居地, 这里曾经是巴尔干半岛两大民族文化的摇篮, 也曾留下过扎赫鲁米亚、扎塔、塞尔里斯等小国的踪迹。^①

如果人们首先观察目前占科索沃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的话, 就必须了解阿尔巴尼亚人活动的历史。根据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 早在石器时代, 这里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历史考古和语言学证据表明, 当时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游牧部落属于古代伊利里亚人, 他们可能就是阿尔巴尼亚人的直系祖先。最初活动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的伊利里亚人, 如

^① A. M. Lidov, *Kosovo: Orthodox Heritage and Contemporary Catastrophe*, Moskva: Indrik, 2007, pp. 236 - 240.

同半岛北部的达吉亚人一样，自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开发山区小平原的活动。直到大约公元前 2000 年青铜器时代，他们以原始部落社会组织形式分散活动在自萨瓦河上游到伊庇鲁斯的广大山地区域。至公元前 1000 年以后的铁器时代，伊利里亚人原始部落开始定居生活，其中一部分定居在山区小平原的部落以农耕为主，而占据高地和山坡地的部落以畜牧业为主。^① 古希腊时代，伊利里亚人定居的地区也受到希腊殖民运动的影响，希腊人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建立了埃比达姆斯和阿波罗尼亚等城邦。这些城邦成为希腊人与伊利里亚人贸易的据点，也是往来于亚平宁半岛和巴尔干两半岛之间的商品集散地。伊利里亚人在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本民族文化，社会组织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公元前 5—前 2 世纪期间，伊利里亚人的部落联盟逐渐演化为王国，出现了恩卡莱耶、陶兰特、埃庇洛特和阿迪安奈王朝。他们在反对马其顿王菲利普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一世的斗争中，王权得到强化，而后遭到东扩的罗马军队的打击。公元前 229 年，德乌塔（Teuta）女王领导下的伊利里亚人被罗马人击败，到公元前 168 年，进一步被罗马人征服。此后数百年间，罗马人建立了伊利里亚行省。由于该地区从海上连接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地理位置特殊，罗马人一直注重对这里的建设，因此伊利里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② 意大利地区成熟的农业直接带动当地农业发展，手工业、矿业和贸易水平都得到大幅度提高。

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伊利里亚地区开始从古代罗马的行省转变为拜占庭帝国的省区，但是，具有独立传统的伊利里亚人借助山区的屏障作用，长期抵抗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作为巴尔干半岛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伊利里亚人也逐渐融入拜占庭政治文化体制内，成为拜占庭帝国多民族社会的组成部分。一些伊利里亚人作为拜占庭社会的主体族群成员，进入拜占庭帝国上层政治生活，一些人成为贵族和商人，个别军队将领甚至爬上了皇帝的高位，例如 5—6 世纪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

① D. V. Grammenos, *Recent Research in the Prehistory of the Balkans*, Thessaloniki: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Northern Greece; Athens: Archaeological Receipts Fund, 2003, pp. 25 - 34.

② Robert Elsie, *Early Albania: a Reader of Historical Texts, 11th - 17th Centuri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3, pp. 45 - 48.

(Anastasios I, 491—518 年在位)、查士丁一世 (Justin I, 518—527 年在位)、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 527—565 年在位) 等都来自这个地区。6 世纪中期斯拉夫人大举入侵巴尔干半岛以前, 西哥特人、匈奴人和东哥特人先后进入包括科索沃在内的伊利里亚地区, 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6—8 世纪, 斯拉夫人入主巴尔干半岛, 将伊利里亚人驱散到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山区, 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 直到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马其顿的广大贫瘠的山地都是他们躲避战乱的避难所。伊利里亚南部直到马其顿地区的伊利里亚人保持了更多古代的传统。正是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 现代阿尔巴尼亚人逐渐形成。这个原本只是用来指称一个“阿尔巴尼”部落的名字到 11 世纪就逐渐扩大为一个民族的名称。^① 他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地域、相同语言、文化传统和祖先, 以及宗教信仰的群体。阿尔巴尼亚人最早从罗马教会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其教区也归属罗马教区。但是在 7—8 世纪毁坏圣像运动期间, 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 (Leo III, 717—741 年在位) 为惩罚反对其毁坏圣像政策的罗马主教和伊利里亚主教, 将该教区的管辖权收归君士坦丁堡教区, 由支持毁坏圣像政策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加以控制。1054 年基督教东、西教会分裂后, 阿尔巴尼亚教会也分为南、北两个教会, 分属罗马教区和君士坦丁堡教区。拜占庭军区制在阿尔巴尼亚推行的结果是在发展小农经济的同时, 使地方军事贵族势力坐大, 托比亚斯、巴尔萨斯、什帕塔斯、穆扎卡斯等一批军事家族兴起, 并控制了这个地区。他们之间的争斗削弱了阿尔巴尼亚人的实力, 因此在拜占庭帝国衰落的同时, 阿尔巴尼亚人分别遭到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诺曼人和威尼斯人的奴役, 在 14 世纪为塞尔维亚人所统治。^②

作为目前科索沃第二大民族的塞尔维亚人, 其历史也有 1300 年之久。

① Stephanie Schwandner-Sievers and Bernd J. Fischer ed., *Albanian Identities: myth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5—137.

② Paulin Kola, *The Myth of Greater Albania*, N. 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9—302.

塞尔维亚民族是在公元7世纪迁徙定居巴尔干半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①

在阿瓦尔人入侵巴尔干地区的混乱时期，他们与控制半岛地区的拜占庭帝国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在皇帝伊拉克略一世（Herakleios I，610—641年在位）统治时期，拜占庭人“利用基督教作为约束好战民族和保持其新臣民对帝国忠诚的手段”^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着双方的友好关系，使塞尔维亚人定居的地区成为安定的“世外桃源”。他们长期保持其原始的基层社会组织“祖番”，分散活动在今天巴尔干半岛西部群山之间的德里纳河、利姆河、塔拉河、皮瓦河、瓦兹河和西摩拉瓦河流域，逐渐从半游牧向农耕畜牧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后来，随着塞尔维亚人数量的增加，蒙特内格罗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狭长山区蕴藏的自然资源无法满足需求，便逐渐向南部和西部扩张。9世纪初，他们征服了巴尔干半岛西北地区的诸多土著居民，向西扩张进入今天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甚至占领了亚得里亚海沿海的姆列特岛、列沙茨岛、科尔丘拉岛、赫瓦尔岛、布拉奇岛，控制了这一带的出海口。按照当时拜占庭作家的记载，这一地区此前属于拜占庭人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对当地土著民采取松散的管理。塞尔维亚人对这个地区原始部落居民的征服使“他们摆脱了罗马人（指拜占庭人）大帝国的控制，成为不服从任何人的自治和独立状态”。^③

塞尔维亚人在扩张中强化其国家权力和官僚机构的发展，军事实力不断增强。850年，弗拉斯迪米尔（Vlastimir）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击败保加利亚人。同时，他们更加积极地接受拜占庭基督教和拜占庭文化，向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一世请求派遣传教士。据君士坦丁七世记载，塞尔维亚人“向（瓦西里一世）皇帝派遣许多使节……皇帝像宽恕其

① Sima M. Cirkovic, *The Serbs*, tran. By Vuk Tosic, Oxford: Blackwill Publishing Ltd., 2004, pp. 2 - 13. Nevill Forbes, Arnold J. Toynbee, D. Mitrany, D. G. Hogarth, *The Balkans, a History of Bulgaria, Serbia, Greece, Rumania, Turkey*,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15, pp. 56 - 67.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 - 1453*, London, 1971, p. 60.

③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rans. Romily Jenkins, Washington D. C., 1967, ch. 29, p. 124.

随意叛逆而心生悔改的回头浪子的慈父一样，接纳和允诺了他们，马上给他们派去教士，同去的还有外交官。当他们全都接受了神圣的洗礼，并回心转意忠实于罗马人后，皇帝就完全恢复对他们国家的权力了，而他明智地决定他们应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本民族的君主进行统治”^①。917年，拜占庭人因无力抵抗保加利亚人的进攻，派遣迪拉修姆军事总督前往达尔马提亚地区，说服塞尔维亚君主彼得（Peter of Serbia）出兵援助，塞尔维亚人正式卷入半岛大国间的政治角逐，政权几度更迭^②，直到塞尔维亚君主查斯拉夫（Caslav，？—950年在位）利用保加利亚君主西蒙去世之后的混乱，在拜占庭间谍的帮助下越狱返回塞尔维亚。他在位期间一直保持与拜占庭帝国的友好关系^③，成为拜占庭人在巴尔干半岛西部最忠实的盟友和附属国，实际控制着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11世纪期间，塞尔维亚人实力进一步增强，在巴尔干半岛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斯库台湖周围直到亚得里亚海滨的科托尔湾之间建立起第一塞尔维亚王国的中心地区，势力范围向南伸展到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向东深入蒙特内格罗山区。随着实力的增强，塞尔维亚王国开始努力摆脱拜占庭人的控制，并与拜占庭帝国发生军事对抗。1042年，在拜占庭史料上被称为戴克莱安人国家的君主斯蒂芬·沃杰斯拉夫（Stephen Vojislav）经过几番较量，最终摆脱拜占庭人的控制，自立为独立王国的国王。拜占庭朝廷闻讯，立即调兵镇压，由拜占庭帝国设立在半岛西部的迪拉修姆军区军事总督率军，但是被善于山地作战的塞尔维亚人打败。^④从此，塞尔维亚人开始了与拜占庭人的军事斗争。

此后，塞尔维亚人在斯蒂芬·聂曼加（Stephen Nemanja，1166—

①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rans. Romily Jenkins, ch. 45, pp. 291 - 292.

② George Christos Soulis, *The Serbs and Byzantium, during the Reign of Tsar Stephen Dusan (1331 - 1355) and his Successors*, Athens: Ekaoseis Baniias, 1995, pp. 123 - 128; Harold W. V. Temperley, *History of Serbia*,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9, pp. 354 - 358.

③ Sima M. Cirkovic, *The Serbs*, tran. By Vuk Tosic, Oxford: Blackwill Publishing Ltd., 2004, pp. 46 - 52.

④ Harold W. V. Temperley, *History of Serbia*,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9, p. 360.